國朝文錄續編

休甯汪由敦謹堂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鈔之評

秋塞大獮賦

乾隆廿有四年秋

皇帝獮狩於塞上七月初吉奉　皇太后鑾輿發軔於京師　諸皇子皆扈從經熱河抵木蘭蒙古王公額駙台吉鱗集迎覲卒徒衆簡精銳以從事於　行圍三驅禮成彌月旋軫臣叨侍　清蹕獲覩羽獵之盛竊伏思在昔上林長楊近廣畿甸之內動稱殷天動地野盡山窮故或恐殺後禁之從靡或恐農民不得收斂此相如揚雄之徒所

為雅容諷諭冀覺悟於一得也今獲生於今日仰觀我
皇清之拓迹垂統　聖天子之丕揚光烈將必賡焉欲
所舌撟而不能下臣才屑不足揚厲鴻休彰明其所以顯
遭逢之幸不可以默謹獻賦曰
歲在屠維月惟夷則白精莅辰金官奉職　天子順時
節而布令馬比物而士齊力七萃洸犢以前驅招搖穆襍
而直北時則禾黍鋪萊菽穀被隴蘺蘺或秠秠幪幪彌
平疇而無際蔚雲合而濤湧一莖九穗未足陳太史之瑞
兮實穎實栗老農幾不能名其種亘高原下隰而不可辨
兮由鄭圻以達乎邊陲戒衛士之蹂躪引騑馬而避之紛

萬寶之在目雖野袪錦穀沓墳斑璣無足以喻其絢爛而陸離宜。乘輿之按節而神怡也。爾乃歷黃圖經赤縣次離宮卽行殿仍衛家之前規茇樸樕而戒營攬古北之雄關明天門之四扇褰羣乎避暑之清都。翠華而息晏黎乎廓清露御馬蹻蹻于柤桓林衛翹首而待命典澤戒事而守官長矛葦縱迺卒澶漫 天子乃韔唐夾而御腰褭早陟天行以幸乎木蘭伊遜塞之名王襲衣冠者累百奉湯沐而親胏腑荷 累朝之隆渥 神武之健行震 天威之赫奕匪徼發期會而奔走來庭會青城而有縛貢飛黃而效寶驅虓虎而執役益以索倫狡騎期

門禁旅追風迅發開石飲羽拔轡如怒控弦如舞左旋右抽忽仰忽俯恒摒肉而命巾衲橫騖其必取爾乃申之以軍律聯之以偏伍越亘剛淩深阻超澗壑躪榛楛衆屬目乎前旌肅進止其有序少焉呼聲讙頭闔合四驀馳于騎而首尾應遠近接騩駻轇轕沸渭搶遝封狼跳躑而竄突黃羊騰希而競捷元熊睒睗而贔屭顧兔放脫而輕躡膚麋麐麔之屬總總撙撙拄角交項踢蹴而困懾乃抽剕犗彎天弧飈飀決脰白膘達髑試應弦於壹發殪猛虎於發嵎嶃以示威容於蓄御隸僄佼於公徒故埡覗斬巖塊睨岩嶱而未嘗不飽我之馳驅已乃他他藉藉充級周呿念

効獲之孔多命弛閫而會諸將辦網於天乙咢惡風於蹕虞肆討鮮而領禽紛馳載而東輸夫乃知練戎校武與夫從獸之爲娛也昭仁秩禮與夫竭澤而不留其有餘也聞從學故竊聞夫木蘭之所自焉其地也南襟灤江北枕興安左控巴林右引奈曼翁牛特喀喇沁諸番部之環繞而碁布者儼拱衛於畿寰其山則崷崒巖嶙巀嶭巑岏有峇有嶘有岌有岏巃嵸乎巃嵷千疊之崇巔其水則汩㴔潗沸漻淢瀄湏爲沮爲澤爲檻爲沆潛演乎羊腸百折之迴川凡毛角蹄迒之儦儦俟俟者莫不藉字衍息於其閒木則樺檗留皮松仍落葉黃榆辭秋而飄霣丹楓經霜而眩

瞭其他交刺挺捽與夫蒙茸蒼葳者復蘙薈而莅獵其陽
則紫菊金蓮揚葩含芬敷暉緣濱其陰則巖霜毀冰慘廩
淩兢白草揫鬐盡數百里之內旬日之中而氣候判乎其
不同倏片雲兮散漫灑瀨雨兮溶濛或叢霰兮交加更飛
電兮相攻繇畬不可冀其有穫井畝不可卽其川功是以
界以虎落殊其疆索匠氏不營司空弗度殆扶輿融結之
與區故外藩不敢私有而以供靈囿之表貉貊惟
聖
祖之長駕遠馭荒高山於天作於鑠哉我
皇之紹休
纘武拓戶牖於大漠撫列藩而浹之以霧洋咸嵬趨而雀
躍且方今烽燧銷聲蠻爚賓樊革心候尉謹約梯航琛賮

宵旰咸若安可以履泰而忘危懷安而示弱仰 聖躬之
孔彰煥 遹徽其如昨故不憚涉埃壒而屏戎馬冒風霜
而勤旃幕即麟趾之振振且豫教習勞而恢之以雄略不
然夫豈不知九重之為安而端拱之足樂也況夫奉 安
輿侍左右日驛問於省覲佳辰居而上 壽視膳給鮮以
笑以侑至於 勅幾政披章奏先晨鐘而求衣遲歲癸於
夕漏通萬里於指掌囿八荒之在宥洵 王者之無外沙
磧曾不殊於宮闈更復 飛毫拈韻飈翔雲聚蔚若游龍
炳若縟繡雖游藝之餘躬有以知 神功之日懋尚復進
角觝而決勝張畫侯而志彀斯睿哲文明信 天縱而時

敏而健行不息則純嘏之多益而崇厚山足觀之不闌鴻模顯號也承歡　慈豫盡孝也垂裕少成至教也綏懷屏翰洪造也戡纘武功要道也行慶頒賚優勞也一舉而諸善備焉此其爲　聖天子之大猷而諭林子墨者流固不當持儻㒩而當巇囉也頌曰原何膴膴　皇武屢兮麀鹿麌麌紛若跋兮我士孔武俟以俟兮躬桓藩軒執轡弭兮式歌且舞惟　天子傲兮湛露斯溥胥燕喜兮內訓外撫具衆美兮嗣服　仁祖後先一揆兮昭茲來許多受祉兮

此賦體倣班揚而命意各別蓋彼侈陳景物而近于風

此則抒寫謀貽而歸于頌也洵足參蕭鑿言潤色鴻業後有作者亦不能出其範圍

神樹賦

氣佳哉鬱鬱葱葱啟運龍從積扶輿之磅礴稟造化之體鴻天江帶繞而浩渺長白孕脉而穹窿繄高山之天作諒王氣之攸鍾夫是以兆　靈域闢　珠宮奉弓劍衣冠於

四祖列左昭右穆以相從厥有奇樹挺秀　崇封周圍徧覆宅是正中其樹維何稽類曰榆既儼枌於漢社實列種於天衢竦幹千尋比扶桑兮麗金烏敷蔭百畝齊建木兮拱仙都垂莢葳蕤澍甘雨兮三月飛錢錯落颺和風兮五銖極橚槮欐梔之壯觀炳儲禎毓瑞之貞符固所以培本支於百世肇　帝緒而闡　皇圖者也原夫大命既集

有開必先殷頌發祥溯立子生商伊始周崇追王自古公亶父而前懿厚梔之非偶羌篤生兮白天其深根固本之輪囷盤旋濬達九淵也有以昭　祖澤之永延其茂柯蕤葉之菁英攢欒復椂萬年也有以徵　帝祉之來駢是將參天地而無極豈徒婉春秋之八千矧夫炎運興而樓桑鬱李唐起而仙李蟠亦何殊寸莛之覘檮木文鳥可以擊舉而衡觀也哉爾其屆白藏爾西顥霄露瀼以沾濡飛雲轂轂而繚繞秩秩几筵亶亶羽葆御　芟輿而歷邠岐揚和鑾而蒞豐鎬追遂展禋奉　先思孝勤　丹陵兮崇椒仰修幹兮虛表薦神樹之嘉名撰　星漢之盛藻盡匿

特維桑與梓之敬恭更無論琪樹瑤林之瓌寶也矣系曰
偉瑞樹兮　神式憑森蔚蔚兮鬱縕縕如松柏兮無不
爾或承篤祜錫羨兮蕃祿增子孫千億兮　帝祚凝
皇清萬葉兮此其徵
渾渾灝灝肅肅穆穆句奇語重氣象萬千如此典貴之
文直壓馬揚而上

議定祭器摺子

臣等謹查內務府所藏　世宗憲皇帝頒發　闕里祭器舊式與三禮圖博古圖俱相符合惟是豆登簠簋皆範以銅臣等酌議籩以竹絲編造用絹爲裏加漆　郊壇之籩純漆　太廟畫以文采豆登簠簋　郊壇用甆　太廟之豆與簠簋皆用木加漆飾以寶玉登鉶太羹亦仿古用甆鉶則銅範而飾以金皆遵照內務府所藏款式製造再酌獻以爵貯酒以尊尤祭器之貴且重者爵之爲制據三禮圖作雀形背負琖陸佃禮圖則云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博古圖亦云前若噣後若尾足脩而銳形若戈然兩

柱爲耳其說不同攷之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是陸佃與博古圖說爲優今　太廟之爵其制正與此合惟三獻各用金爵一甆爵二攷之周禮大宰享先王用玉爵今請三爵皆易以玉以符古禮又古者祭天地用匏爵禮家皆言破用匏片而陸佃以爲據此乃勺也爵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臣等酌議　圜丘方澤　祈穀諸大祀皆仍用匏爵以椰瓢爲之因其自然承以檀香坫不雕不飾以昭尚質之義又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用獻尊象尊秋嘗冬烝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鄭氏謂獻讀爲犧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阮諶禮圖云

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皆於尊腹上畫牛象形王肅又云魏太和中於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乃全牛之形而鑿背爲尊然則象尊亦尊爲象形也其說與鄭阮互異博古圖則是王而非鄭阮然博古圖又有犧首罍象首罍皆畫犧象首於罍且爲之說曰鄭康成釋犧爲娑後世遂飾以鳳皇婆娑之狀不知止以犧爲飾又曰飾象於罍者周官六尊有象尊其副象尊者宜有象罍夫犧之爲用古以副尊既可畫犧象以爲飾何獨於尊而疑之則飾犧象於尊其義爲長再諸家之說皆言犧取性順而興稼穡貫其本也象感雷而文生以明乎夏德萬物所

由化也物遇秋而止犧尊無足有止之象冬時人功已成
可勞享之亰者收藏聚蓄之義山尊畫爲山形山以仁而
興利致養祫祭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
尊臣等酌議　太廟之祭春宜用犧尊夏宜用象尊秋宜
用著尊冬宜用壺尊歲暮大祫則宜用山尊皆範銅爲之
而以金爲飾至於　郊壇之尊則照舊制用甆以符瓦甒
之制由是而推之日月之祭宜從　天神　社稷之祭宜
從地祇　先農　先蠶遵古酒樸祭宜各從其朔除爵之
用玉用金用甆各有精義現在無庸議改其豆登簠簋鉶
宜用甆而易以古制　歷代帝王　先師以及諸人鬼之

祭所用豆及登鉶簠簋尊爵宜用銅而不加金飾籩則皆
易以竹庶等差有辨而質文咸協乎中矣又盛帛以篚盛
牲以俎考之禮經篚本竹器今用木而飾以朱漆應請易
以竹絲編造而飾以朱漆其形式大小深廣俱仍其舊至
俎之用木與古相合毛血盤用甆均毋庸議改
斟酌折衷悉遵古而變通其制處處諦當

恭進通鑑綱目三編表

臣等奉　敕編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告竣謹奉

表恭進者竊惟屬辭比事教起於春秋繫月編年法沿於紀載世綿千祀史閱百家宋溫國羅衆典以創鴻裁章程大備子朱子括羣言以標定論體例彌嚴洎乎成化諸儒續有宋元通鑑惟勝國興衰之迹在史官紀述之司事雖具於編摩義未昭於筆削秉權衡而不爽功之鉅者恒難垂典則於無窮道之明也有待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亶之聰而遜敏有日新之德而緝熙敦志經考典之功闡稽古右文之治凝神乙夜縱覽千秋謂纂

述相承莫精於綱目而典型具在獨闕於有明宜遵睿哲之遺規用勒前朝之成迹於是　親披汗簡　特秉鴻裁貫終始以立常經參異同而衡定案準平繩直提綱則義極謹嚴辯析條分舉目則事期精覈衷之正史汰臣僚飾美之詞證以羣編削野稗存疑之說翦裁枝葉綜括綱維褒誅定而衮鉞施法戒明而丹青炳揆以考亭之法則聖合於賢登諸闕里之編則經尊於史昔者通史纂於梁后徒侈辭華晉書斷自唐宗無關體要未有乾心作範睿式裁模昭懲惡勸善之方闡守經達權之教藻鏡開而天地同春以無私璇衡正而古今平歸其有極信聖人之

述作極盛於茲蓋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臣等叨陪綴緝
謨列參稽學史而未擅三長受經而慚窺五體禀訓言
以成統貫多愧專門承指授以悟淵微竊欣盛遇伏
願天文光被淵鑒宏開布在黌宮登之冊府踵麟編
而高步藏耀六經俯狐史而旁羅牢籠百氏乾坤不朽精
華畢貫於羣心日月齊懸軌度永垂於奕世謹將御撰
資治通鑑綱目發為二十卷繕寫清本裝成兩函謹奉
表恭進以聞
出語如鑄典冊高文

恭進皇清文穎表

奉 敕編輯 皇清文穎告竣恭呈 御覽臣等謹奉

表恭進者伏以 皇謨載道揚祖訓 學海之淵會帝治

同文錦軸擷辭林之寶麗三辰之珠璧光被無涯調六藝

之笙簧化成有象集腋之功甫就含章之意斯昭册府宏

開書城承時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結繩以

降代有篇章斷竹而還人多述作演齋譜於八會啟妙理

於三墳帝曰典而臣曰謨虞史肇纂編之體聖為經而賢

為傳孔門亟著錄之規撰詞賦於西都 上自武宣而下周

秘馬校藝文於東觀大如詔令而旁及箴銘沿波討源晉

摯虞始爲詮敘類分代次梁蕭統實開選樓從茲四庫並
稱丁鐵即隨乎甲乙夫且萬川爭滙海若悉納夫江河而
唐而宋而元標藝苑爲粹爲鑑爲類緗帙彌增凡茲鐵
軸之紛綸悉見休明之鼓吹顧言期貫道非徒藻繪之資
而文可經天必待聖神之世故簡册雖繁於往古而英華
獨盛於　本朝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建極聖哲敷文性本生安裕多能於天縱
功崇問學昭盛德以日新　奎奧集三古之大成金聲玉
振　睿藻騰九霄之異采鳳翥龍翔耀瀚海以光華觀萬
國車書之盛登淳風於渾穆積　累朝謨烈之遺仰惟

聖祖仁皇帝德合欽明六十一年媲堯天之廣運　世宗憲皇帝道符濬哲一十三載同舜日之重熙元首明而股肱良戢幾時勤膺載教化行而風俗美顧俊更切旁求鹽梅舟楫之司功成霖雨棫樸菁莪之瀏氣蔚雲霞在
祖宗丕顯丕承盛美遞宣爲雅頌我
皇上善繼善述大文遠邁乎夏商不有編纂曷稱揚抒發九重之綸誥令輯一代之瓌篇僃開劉井柯亭編始石渠金匱禹鼎湯盤之制皆達化而窮神周情孔思之章總旋規而折矩志九官之職命直繼都俞紀八伯之拜颺兼歌糺縵卒士共傳彝訓信巍煥以難名鈞天高奏英咸

豈言思所能擬首登　御製若乾坤之統六爻次列宗親如瀋垣之拱辰極三雍雅樂陋淮王叢桂之篇七略鴻文鄙子建浮萍之詠遂分卷帙下逮臣工擇其爛然可觀亦復裒然成集嘉謨嘉猷之入告吉人吉士之敷陳或魚藻鹿苹義存諷諭或星雲梧鳳志切賡颺或辭易匡詩每依經以緒論或苗酣賈茂因對策以建言縷析條分博觀約取倣劉舍人評古先辨體裁倣鍾記室品詩特崇雅正雖合前後羣僚之才思難上配乎　高深而萃山川大地之瓌奇寶愈彰夫廉厚譬諸瑤不擢秀俱含湛露以濃瀼又如瑞木數榮遙映慶雲而璀璨美矣善矣　帝王之制作

疇可比倫堂哉皇哉宇宙之文章孰大於是臣等才非蒙
鳥技止雕蟲粗知數墨尋行敢謂真經酌雅扣槃測日空
求燭末之光執管窺天終局井中之識幸侍
時嚐　聖藻之霄動風行欣隨珥筆之班得附羣言之
鯨鏗春穠伏願　珠囊朗揭　金鏡常懸學冠環瀛彌求
政本於緝熙敬止文高振古益溯心源於精一執中無怠
無荒操議禮考文之柄有恒有物取銜華佩實之儒則河
自出圖洛自出書再覩苞符於　盛世且天不變道地
不愛寶重瞻景慶於昌時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
激切屏營之至

樹骨訓典之區選言宏富之路鯨鏗春麗藻耀高翔

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前者伏讀

皇上諭學聖諭令議孔廟從祀諸賢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表章儒先昌明正學惟盛世有此盛典然採擇明備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道術之至意則實有望於主持風教之君子焉竊嘗考之漢儒爲鄭諸子昔人以其有功經學從祀有年矣有明中葉有起而議其人者於是黜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改祀於鄉夫馬融王肅諸人罪有大小然指其過而黜之不爲無因

五人者何罪哉孔孟不傳之絕學至宋而後大明漢儒不足以窺其奧然於諸子百家淆辭雜出之時而獨抱遺經固已聖人之徒矣至論其爲人則鄭衆奉使不辱史稱其在位清正盧植抗董卓追少帝忠節凜然鄭康成者述尤盛至使黃巾下拜亦豈戔戔小儒云爾哉乃以尊宋儒而盡黜漢儒其見不無少偏已黜而當議復者此五人是也至舊儒而今宜增者則若有勉齋黃氏幹朱子弟子中第一人道脈冢嫡也其所謂可前繼羅劉後媲蔡真與程門龜山相埒而從來無議及之者誠爲闕典明儒如王學先生方氏自幼即有志聖賢及其立朝毅然行王道興太平

臨難授節合於殺身成仁之義人但知其能死忠耳不知先生不惟一死之爲烈也讀其遺集一言一動必以聖賢爲準於聖人之道實能身踐而力行之設君平世獲考終其文章必能追配昌黎其事業必不亞司馬文正況大節卓著視仲子之結纓爲有光焉 聖諭所謂扶樹名教入也俎豆 廟廷實爲允當又如王文恪公潛心理學根柢六經集中著作皆與儒先相表裏顧因時文名重反爲所掩夫先生制舉之文字字闡發精義雖程朱復生必許其爲經傳羽翼而人品相業俱有古大臣風陳忤劉瑾未及年而致政竊謂公文章品望足配廬陵允宜一體從

祀　本朝則有若湯潛菴陸稼書李文貞諸公皆嘗從祀以爲　昭代理學之倡或疑潛菴近於陽明之學然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爲其說者也且陽明固已從祀矣文貞之學術信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久而論定或姑以俟之異日第　聖世難逢而　盛典尤不數覯自嘉靖釐定至今幾二百年方值今日聞風者所爲不能已於惓惓之懷也夫　廟堂閎議非愚賤所敢及然誦詩讀書景行素切適逢釐定之時而以相質於知己之前不爲好事且老夫子以名賢秉軸有總持公論之任不可不垂意採擇總憲朱公當代大人司農張公文章宗匠在班行實主斯

詠雖蒙顧眎未敢冒瀆或老夫子於聯袂擬履之時舉以
相體亦大儒先生留心理學者所樂道而正人鉅公所樂
聞也不勝幸甚
此雍正朝第一等議論先生初入京即上此書漢五公
並復貲亦祀至今而陸湯亦祀惟正學文恪文貞尚未
耳

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藁俱已領悉當轉送兩師相覆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躡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當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面論郎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大祖實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何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議者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賢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

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郭子興同列而子興獨爲一傳或與商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揣愚陋私有芻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爲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旣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聆修傳時詔議文臣佐命李劉茲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

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
均候裁定劉宋傳當即擬贊稿呈御或俟閱章葉兩傳後
再酌合衆傳以成一是特鴻鈞陶冶耳王稿祕各山藏明
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淺
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畧改文法益足形其淺
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倒亂之處補其
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竊以依樣葫蘆不足仰塞 詔旨
而苟爲立異也但稗官野史脞說叢談無足徵信而實錄
編年繫日事蹟瞭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
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

以取原文覼縷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曲筆而一一堅守舊趣也然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亦似未盡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王尚書史藁實為佳書從前亦未有人指摘惟近讀安

吳四種有某君詆王慕爲穢書恐係誣此書推崇王本

而兼知其失改芬編固有與同而文義亦畧有訂正惟

查實錄以改原文尙未能從耳

恭跋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

臣等恭注御製圓明園詩例見

皇上聖性淵涵鈞陶萬有斟酌元化斡造物機昭回日月糺縵臣等注釋之次如陟泰華而見雲霞峰嶺之奇秀泛瀛渤而睹洪瀾瑰寶之瑋麗目眩心震莫能名言臣等竊惟周書無逸言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而大雅靈臺之篇或稱其靈沼苑囿禽魚麟獸之樂蓋惟有文王之勤乃以有文王之逸而文王之樂其樂固文王之緝熙光明穆穆不已於敬正如天道健行不息而四時行百物生鳶飛魚躍一化機之洋溢鼓盪而不

自知也哉　世宗憲皇帝尊　聖祖仁皇帝賜園以爲
豫遊臨御之所嘗　御製爲記備述緣始
皇上因其舊而居之規灑　天章敬爲後記繼志述事後
樂先憂　聖心所存昭示天下後世者既詳哉其言之矣
慈闈視膳之餘　萬幾聽覽之暇仰觀俯察暢洽　宸
襟觸緒興懷形諸篇什爰仿避暑山莊詩例標舉勝景分
題繪圖序而咏之凡四十篇臣等伏讀　御製後記有曰
宮室服御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其宜適以玩物而
喪志大哉　王言夫豈惟宮室服御爲然研聲律務博覽
先儒亦以爲議唯寓意於物而不爲物役斯澌入而不自

得焉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自 御極以至於今旰食宵衣念茲在茲未嘗稍釋偶有寄託發爲聲詩薰風晨露之歌天機盎溢非作意雕刻而爲之者然即是詩敬讀之臨殿宇則思 鴻業之克繼憑亭榭則思 儉德之詒謀閱農圃則思 教稼之遺規覽勤植則思 栽培養之厚澤發眺攄爲掞藻揚葩何往非紹庭衣德之 孝思對時育物之 聖意哉臣等奔隨膚末挂漏實多幸得綴名簡末敢推 聖天子緝熙敬止穆穆不已之德自然流露於詩者究極言之以志管窺蠡測之萬一云

起便得體中間則趁勢陳善古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是

恭跋 御書豳風圖

我

皇上勅幾熙載庶績用康清燕多閒游情翰墨旣以積歲之功爲詩經全圖復 念豳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所言農夫紅女趨事赴時詠歌勸諧尤爲親切有味爰 御楮輸分章爲圖系詩左方裝成巨冊臣等侍值 禁廷得與

賜觀且承 命恭跋於後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繪耕織圖賦詩授梓傳播宇內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三朝宸藻輝映冊府男耕女績之景象纖悉具備有老農村嫗親執其勞所弗能自道者一經 天章曲繪其

情俯見　聖意所存周浹於閭閻幽隱非獨詞藝之工妙奪造化而已撫之往古惟周以稼事開基豳風所陳后稷公劉太王文武之遺俗先聖後聖有同揆焉　聖天子紹聞衣德惓惓民依耕耤親蠶典禮明備風化所覃海澨山陬無不闢之土田野婦稚以訖賨僰羌戎無不知耕耘織作之當務熙熙然含哺鼓腹王道化成之效休養百年馴至今日稱極盛矣而　九重邃密無刻不以引養引恬為心於雨暘霜雪早晚之候黍稌菽麥高下燥濕之宜漚麻治絲鉤筐曲箔之用廣諮博詢考古驗今施之政而授之民其見於實事者既如此即至　娛意於藝林舉念

弗釋殷然溯古先聖哲之心於千載而上指事肖貌如親見之不啻衮衣繡裳雍容諷諭於黼座左右聖意淵微有得之筆墨之表者臣等竊幸見而知之所愧僉陋不文不能揄揚萬一云爾

後幅佳在補題文筆亦古

恭跋 御製盛京賦

臣等伏蒙

皇上宣示 御製盛京賦三千三百餘言臣等依文輯注統若千萬言仰見睿藻騰騫牢籠宇宙綜古今炳典謨鎔圖籍自書契以來著作之府鴻篇鉅製未有盛於斯者也洪惟我

皇淸凝受寶命奠億萬載丕丕基肇迹神皐撫臨中夏發祥流慶實始 盛京臣等綜稽詩周文公召康公推述先王先公之始基斯民自有邰漆沮皇澗過澗陟降原隰以至作豐遷鎬築城疫室之事皐門應門靈臺辟雝之宏規于邦築場索綯祭韭執豕酌匏之

故俗徵而松栢厲鍜周原菫荼圖鹿游魚備形於雅頌凡以明著祖德遐暢皇風為扶輿之嘉祉發緜亭之永圖豈徒侈都邑之隱軫誇陸海之膏腴鋪張炫耀藻聲賦輸云爾哉欽惟我

皇上纘 列聖之鴻緒際三登之景運聿修巡典時邁

神京備法駕奉 金輿歷載之積誠謁 橋山而展孝

禮成肆覲會同有繹以燕以賚中外禔福望幸之黎庶聞

和鸞而歡呼扶杖之耆老瞻 翠華而相慶 祖宗

之靈斯格臣民之和允洽於是本觀 光揚 烈之忱溯

基命造邦之統攬形勢之渾雄仰宮闕之素樸緬光賢

之勳績懷德化之忠厚韡實之毛充牣澍濡之澤鳩厖穆然　遠念知夫大作帝省之勤所以孕虞育夏雖殷爾周者厥有所自爰摭寶墨掞　奎章思若湧泉雖不停綴勒爲斯賦垂示無極乾坤之容日月之光雲霞之采山海之藏覩化工而雕繢藻組不足以爲色聞韶濩而鏗鏘考擊不足以爲聲彼淼京十年練都一紀者曾何足以仰企于萬一哉臣等徵金匱之秘稽延閣之儲穷羅四庫綴緝二酉疏舉徵引爻惻漏畧附名簡末榮以爲愧臣某等敬跋

以周家作誦人人皆有之意僅在詞氣古茂鬱鬱葱葱即出馬楊之手恐亦不過如是

晉江陳學士傳

康熙六十年夏　聖祖仁皇帝召晉江陳公青陽吳文簡公長洲何公赴熱河行在撰擬文字當是時三公皆編修長洲故先進而公與文簡皆晚達然皆稱詞林中耆宿云未幾長洲先卒明年冬遘　國恤　世宗憲皇帝以几筵祭告諸大篇歸陳　功德巖重其事掌院欄不稱

上旨首以公與文簡及故相國嵇文敏公三作進

上覽未竟號慟不自勝自是眷遇公益渥一日中　召對至再一時高文典冊多出公手或倚几立辦每奏一篇未嘗不歎息稱善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公典鄉試事

歲擢中允歷侍讀侍講學士凡三月一徙官四年正月擢
學詹事充講官侍起居注其年秋典浙江試得請就近歸
里時八閩洊饑已有旨罷荒政而有司奉行不以實德意
不下究公於廣坐中爲桑梓請命有司懼公且入告滕章
謂公過里門御八騶假鎮帥鼓吹炫耀閭里且倡浮言煽
惑觀聽遂寘公重譴 天子念公老於文學抑授翰林
檢討且命以家財備賑公莅不踰中人不足當太倉涓滴
然有司以是知 天子洞悉八閩饑狀賑不敢後期困
以蘇久之復除國子監司業遷侍讀癸丑六月遷侍講學
士卽日命教習庶吉士會夙疾益劇遂以雍正十二年二

月卒於京邸明年文簡亦卒二公殁而中朝學老文鉅無能埒二公者　今皇帝撰　泰陵聖德神功碑慨然有不與同時之惜嗚呼自古鴻生碩儒不必盡遇遇矣其受知不必盡由文字公始終以撰述被　顧遇遭逢詎盛矣公名萬策字對初又字謙李先世自安溪徙晉江祖洪圖明天啟丁卯舉人歷掌龍巖詔安建寧三儒學父遷鶴康熙乙丑進士終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公幼讀書三過輒成誦九歲能屬文十歲通曉平易數有神解甫冠以高等生選拔入太學癸酉順天舉鄉試困公車三十年戊戌始成進士公之初至京師也安溪李文貞公奇公才與單

究經學旁及六書九算窮極底蘊故所得益邃長洲貢重名遊安溪公之門無與抗衡者獨以公爲畏友公在熱河與文簡同寓予時館徐尚書所文簡數相招劇談公亦一見傾洽比入詞館閒以撰擬之役從公質所業輒爲點定弗少吝或出示己作虛懷商確塗竄至三四易不厭嘗語予文貞好人攻己作但肯爲思索點竄嗟賞不已人服公雅甚此正公好學深思隨事集益余於文字用力久每脫稿未嘗不思公言公所心得者如此其爲國子師及同教習爲諸生講授體裁指要懇懇具有成法手校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凡數過迨病丹黃不去手公文淸潔雅馴得力

於唐人爲多他著㬋鐫諸書皆藏於家公子五人謁余俾

公者其季孝廉旭世也贊曰今相國桐城公爲予言應奉

文字淺深輕重間不可失銖黍讀陳學士文輒能發人意

揮斤斲輪正非寓言唯精思而深造者知之耳相國衡著

館閣文數輩公爲後進揚也是觀之公之愛知　兩朝豈

偶然哉余獨服膺公通懷樂善心嚮往之不能及故具次

其事云

書田贈公事

田贈公名雨時守霖南陽城諸生也明末流賊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抗者必盡殺乃已今旦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畀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為賊毋寧死然徒死而城終弗完死無益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攖賊鋒也衆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孤年五歲及郊猝遇賊公度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巖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途則幼子匍匐深草中望

父而啼攜以歸俱免於難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危卒時念伯氏所遺僅此子終不忍負伯氏此子死是伯氏死也吾終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然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藉令竟死若謂吾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願諸公勿復言迄終贈公世竟弗言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康熙戊辰成進士逾年而贈公卒文端公以遺命自爲誌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雨江仇公過焉前所存兄子曰慎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爲

文表贈公之墓於是澤州陳文貞公本其事作陽城三鄉賢記其事乃大著

田公賢于鄧伯道而終身勿言不欲以此博名高也而卒有人知之事乃大著天之報善信矣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　保和殿大學士致仕

諡文和桐城張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三月二十日致仕大學士桐城張公以疾考終里第疏聞

皇上欽承　世宗憲皇帝遺詔以公配享太廟　賜卹典如制予諡文和公子編修若澄赴　闕謝　恩將歸舉葬事以所撰行狀來請銘由敦爲公甲辰主會試所取士受公知最深誼不敢辭而公歷事　三朝本末具著將載在　國史亦非門下士所得私也謹舉其大者誌之公諱廷玉字衡臣號研齋爲大傅文端公英子先世具詳遂

嘗相國所撰文端公墓誌文端公配姚夫人舉男子六公其仲也公少有器識凝重安和濡染家學具經世實用年二十九成康熙庚辰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入直 內廷受知 聖祖仁皇帝洊加遷擢戊子丁文端公憂服闋由洗馬累擢爲刑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廻翔卿貳文學經濟已蔚然負台輔望矣壬寅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初即 命公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 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下公承 命應率精敏詳贍悉當 聖意自是眷用益篤十二月擢禮部尚書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奉 命爲 諸

皇子師四月加太子太保八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充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九月轉戸部尙書甲辰七月署
大學士事丙午二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戸部十月進
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三月進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十
月加少保癸丑九月以文端公崇祀 京師賢良祠復卽
家 賜祭一壇公請假歸行祀禮甲寅正月還 朝時公
子君霈成進士 特授編修而公弟少宗伯廷璐督江蘇
學政皆給假歸事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
之前後十餘年 賞賚至不可勝紀又 賜御書及園墅
命紫禁城騎馬皆 朝列所希有者乙卯八月 龍馭

上賓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公總理事務且
詔他日以公配享 太廟本朝未有漢文臣與配享者非
常之典公獨當之 今皇帝御極倚任有加 賜爵三
等子乾隆元年丙辰正月奉 命爲 皇子師二月
上親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巡幸詔公總理以爲常丁巳十一月進爵三等伯己未五
月加太保九月九日公七十生辰上於木蘭行在賜詩爲
壽復遣內臣賚酒筵以賜癸亥十一月 命乘肩輿入
紫禁城中甲子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賦詩宴
賚謂公與鄂公曰二卿眞不愧古之房杜戊辰正月公以

老力請致政 溫旨慰留己巳正月 特命公四五日一
入 內廷備 顧問如宋文彥博故事十二月得 旨予
告 御製詩三章命 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行公至是
登朝垂五十年長詞林者二十七年主揆席者二十四年
凡軍國大政承 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
其所彌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以形迹數君子觀於雍正
以來數十年之間吏治肅清人民熙皞沐 三聖涵濡
之澤而公從容坐論享人世遭逢之極盛養和平厚福晚
節賴 聖主保全以有終始佑饗大烝於戲盛矣則公
之慎密周詳所以仰承 聖明者於此亦略可想見也

巳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
玉牒會典明史諸書皆爲總裁先後典試事自康熙丙戌
迄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者三
廷試　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慎將之其佐司寇
時山東鹽販糾衆爲不軌青州奸民倡邪教徒黨甚衆有
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公奉　命往勘戮七人遣
三十五人而讞定天下服公平允爲吏部絕苞苴杜請托
銓政肅然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苫茅以
居號棚民千百爲聚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編戸籍行
保甲消弭患至今帖然又令甲婦人三十歲以內守節

至五十歲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皆著爲令翰林爲儲才地務培養有所薦舉必深知其人之才品而後上　聞即擢用終不以語人其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間請非宣示人終莫得而知也方公之致仕也召見時奏及配享事　上特賜詩爲券翊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恃　恩眷有素令仲子若澄賫摺奏謝未親詣　宮門　廷議以公大不敬類皇上始終禮遇得以大學士致仕及公薨而仍得與侑享之典仰見　聖主優老成全　國體有出於臣子所萬

不敢歎者公事親孝居文端公姚太夫人喪哀毀盡禮兄弟同官於朝以時讌集白首相對老而彌篤于姓戚黨列仕籍者甚繁無不約之以禮法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晏坐室中寂如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桐城東門爲七省孔道大溪當其衝橋數毀公爲建石橋濟渡者里人名之曰良彌橋又設義倉以貸貧乏之歲歉則又自出穀助賑以爲常所刻詩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詩選載賡集其文集疏稿若干卷藏於家公生康熙壬子九月九日薨於乾隆乙亥三月二十四日年八十有四配

姚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四長若靄雍正癸丑進士歷官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公歿若澄乾隆乙丑進士官翰
林院編修若淑廩貢員外郎若渟官刑部主事女三人孫十
人曾孫曾詒曾謖曾誼曾諒曾諧曾誠曾讓曾訓曾詡曾
孫一人元弼某年月日　諭葬於龍眠山之塋銘曰
國家全盛篤生耆耇光岳氣合如星有斗有偉文端遺緒
纘後緊公濟美為韋為平氣溫以厚德粹而清爰寄心膂
爰任股肱歷事　三朝夙膺捬席長贊中和天壽平格
出雲作雨不見其迹　聖主之公密贊之度則謀之
協則斷之夙夜匪懈綸綍渙之二十四載元化鴻龐文章

燕國風度曲江其可見者爍於家邦翼翼寢廟惟公侑恩

皇繹　明禋脊爾舊思考行易名垂宇宙思龍眠賜阡

如堂如斧戩纘世緒克繼厥武勒銘貞珉用詒終古

其文有體要後之載筆者幸因之

文林郎前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趙秋谷先生墓誌銘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又號飴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為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邯鄲令擢御史 國朝爾為山西江南布政司參議是為先生之曾祖拔貢生諱燮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握筆為文輒為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為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

也易之移摺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爲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春 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兼預修 大清會典方先生館選時 召試博學鴻詞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詩者麇集輦下新城王尙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間自樹一旗幟古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聱牙

與古人孱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為聲韻譜以發其秘至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生才首肯之不以為忤也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海陳元孝兩徵士皆折輩行與先生交先生詩絕去雕飾有初日芙蓉之目天才駿厲卓絕俯視儕輩少可多否操觚家無足當意者名益高忌者亦益衆朝士某梓所為詩徧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傳為口實其人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櫆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塘洪昇以詩詞遊公卿間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大會名

流輩集而時尚在　國卹邑先生者騰章上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考功獨以自任在座者得瀰謚而先生以是罷職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跡依先生張性奇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殮而歸之鄉里拔構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爲援乃解常熟仲生是保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爲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創自　國朝分纂諸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爲庶常肄國書取檔案傳以文義典制犂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先生既坐斥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

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無恙具甘旨承色
笑遂事封公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
過吳閶維揚金陵間栖寓頗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
書者坌至流連文讌後進疑先生若宿世人而先生與酬
接諧狎無少忤徜徉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永近代士大
夫無與比者先生生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
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飴山堂文集
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配孫孺人前先
生三十七年卒壼德母儀詳先生所為狀子男六長愚次
懿俱縣學附生前卒次邀歲貢生次念郡學生次慶丙辰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次䚡孫男九須碩頔傾頫領額顴
頫碩頔皆縣庠生曾孫男八皆幼故相國陽城田文端公
先生甲子所取士是爲由敦甲辰順天鄉試座主而慶舉
於鄉由敦實典試事於其來請銘也弗可以辭銘曰
吞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焉司其
行止心無瑕疵何恨於此淸貫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
足以傳矣吾言匆夸徵詎信史勗哉後嗣尙篤爾祉

秋谷爲黃給事所扼與蘇子美同然恃才而傲終與凶
會觀其待阮亭尙書亦足知其非令器矣然竟享遐齡
子孫森列則以其心固無瑕疵也銘詞始皮裡陽秋

贈中憲大夫芝巖范府君墓表

士大夫當國家清晏各出其智能材諝求効用當世其顯焉者訏謨廟堂布列有位下至奔走一官一職外而折衝禦侮闕一人則一職不舉此世所共知也其爵未班祿未受奮竭功才而深有裨於國家緩急之用非表著其功伐人未之知也輪轅輗軏一不具則無以勝重載帆檣楫棹一不利則無以涉大川天下之大國家庶事之煩且賾其所需於用豈渺聞淺見者意度所能及哉若介休范府君芝巖其功次可最也范氏有至剛者明初自介邑徙居張原村七傳而至府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

著　國朝定鼎初　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　命主貿易事賜莊張家口爲世業歲輸皮幣入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府君代其事府君諱毓馥字芝巖德淵公第三子也以府君弟毓譚貴祖考並贈封中大夫祖妣鄧氏牛氏妣任氏並贈封太淑人又以府君弟毓裕貴曾祖考諱明公暨祖考並贈驃騎將軍曾祖妣張氏暨祖妣妣並贈封太夫人府君生而穎異性篤孝旣長卓犖瓌偉忠實能任事承祖父遺業曉暢邊地阨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府君名謂府君魁傑才也親族內外藉府君衣食者數十百輩府君一見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

之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府君口
授指畫雖身其地者弗能易寮處數千里外無通情坐
平坦肝腸示人人人樂爲用其能集事多類此康熙丙子
丁丑間　聖祖仁皇帝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餉率以百
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
爲準府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餉萬石贍
察漢叟兒軍實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餉孔亟怡賢親王
知府君前運餽有成效以府君名薦立報可府君感上知
遇恐力自任計裁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

鄂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臺自格爾曰察漢叟爾而以科卜多爲最遠其値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轉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叟兒官倉存牘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來支給而輸其値歸司庫使出陳易新者有頓遞於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府君益得自展布車輸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貲裝芻糧執料卒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梟山沮澤作屏吏治接軫衛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

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
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辛亥壬子間寇犯北路所失米
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 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府君
以貲輿亟不可擬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
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旣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
地計部欲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府君曰
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
且追亦何可得也卽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
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
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春 命採辦洋銅運

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 命採參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爲多迄不敷成額八年部議以應折參價及所逋運値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島賈舶風帆出没洪濤巇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商十餘年不得如額指爲畏途府君曰吾受 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 特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嗚呼財用之關天下計也大矣懋遷有無

化居見於典訓而兼風之曲不諱阜財其在周禮冢宰九職六曰商賈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聖人經世之用未嘗不寓於此而拘迂之士當官以流品相矜尙稍有緩急騰空言而無濟實用長才無由自見事以債敗而疲民困之益困可勝歎哉觀府君之受 厚恩有以知我 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而府君之智力誠亦過人有爲非計臣所能及者蓋兩得之矣府君之殁也少宗伯梁谿秦公爲之誌孤子淸澂奉其文來請墓道之石予雖未識府君之面而秦公端人也其言核其文於府君生平善行不具著著其運籌餽餉有裨軍國之

大者亦與史法合因爲之纂次俾揭諸阡其配祔卒葬年月子姓姻戚具載誌中亦不具述公子四人淸洪戊午順天舉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加五級 誥授中憲大夫淸注丙辰 恩科順天副榜貢生候補中書舍人淸澳戊午順天舉人淸沂丙辰 恩科順天舉人皆嚮學以文章取科目能世其家云

此公道合白圭猗頓卜式桑宏羊爲一人 國家用才無方以故大兵大役逾萬里而計臣不至於困豈偶然哉

史裁蠡說

史法必先體例體例不明筆削無據攷之前史史記漢書南北史梁陳二書則世學相傳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北齊北魏諸書則成於一手或稟承前規或包羅全局文隨法立義例自行至唐撰晉書則萃集羣賢分任纂錄於是先命敬播創爲凡例此如行師之有節制營室之有規模後代官書必宜取則者也但成書具在例議不傳惟元史卷端粗陳梗概亦云畧焉開局之日總裁先生首以先定凡例爲言誠得修史要領且命各擬凡例呈覽示欲博採衆長務求盡善由敦學識謭陋謬參編校之役謹就蒙淺所

及條舉一二以備採擇非敢云例也敬陳末議而已故行
文亦不敢直作凡例體云

一史家自尙書春秋而下必以班馬爲宗然高不可躋離
於滓迹新唐書謹嚴詳整義例可循後有作者正不必祧
歐宋而祖遷固也至於時代遷流文體殊別五季六朝多
崇雕繢新書列傳頗尙新奇識者均無取焉質而不俚子
長之家風贍而不穢孟堅之遺軌以此爲的庶幾雅裁

一採擇諸書之法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雅者卓不可易
矣然此就夫事之無可疑者言之也其有一事互見彼此
異辭者折衷去取未可臆斷竊謂宜斷諸立言之人與所

處之地其人而賢者必不苟譽毀於人地切近則見聞眞確此其不可信者或寡矣若其人而非賢者心術偏私好惡乖異陰挾翰墨以刺人之短長變亂黑白眩惑聰明者有之又地居疏遠但採風聞並未覈實有如秦人之談越俗雖娓娓不已要非親歷此其可信者或寡矣大抵列朝事迹宜以實錄爲主而博攷諸書以證之蓋實錄雖有曲筆必不至如野史之鑿空無稽也好事者專信野史更不參攷實錄未可盡從

一史漢以來本紀言事並載新唐書則但詳事實約舉大綱最爲嚴簡求其義例則徐無黨所云大事則書變古則

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從有所因則書五者盡之此
歐陽公自命爲竊取春秋之義者也夫制誥策命多出代
言梁陳諸書載之累牘不盡固爲無識然都俞咨儆之辭
概置弗錄亦有未安惟因人因事而發者各歸之志傳無
取冗贅庶兩得之

一歷代書志體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屢朝因革之故
俱宜備載俾讀者得所攷信後世可爲監觀故甯詳毋畧
顧君朱志之條分件列漫無剪裁史才奚稱焉新唐書志
詳贍整齊可以爲法

一史遷年表蓋取諸歷譜諜之學陳范以下缺而不講劉

知幾遂謂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不知表與紀傳相爲出入昔人謂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其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舉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見之作史無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廬陵復班馬之舊其見卓矣有明宰輔列卿無咎無譽者甚多各爲列傳頗苦碌碌表立而傳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則表宜補作審矣

一世家一體史記五代史而外他無傳焉藏有明魏定成

及諸國或絕或續與有明相終始典禁衛督京營類用勳舊大臣其關繫安危視諸藩之虛名列土不得有爲者相去遷庭目以世家良不誣也傳中叙嗣爵世數有開國一傳累述而迄於明亡者名爲列傳實具世家之體矣何不竟立世家而必夷之列傳歟或疑七雄十國皆跨有土地割據方隅徐李鄧湯未聞啟宇與此殊異不如田完孔子位止陪臣酇絳平陽身沐之國史公義例本寬至於南唐閩蜀又與職國不同世家之稱不嫌相襲今若援陳涉錢繆之例而進張士誠陳友諒爲世家則竊爲妄事乃若中山岐陽之冑家分典瑞之榮勳無酎金之削後及苗裔國以

家存非世家而何如以唐書宋史無此一體爲疑則唐讓世襲見房元齡傳故英衛子孫齒於吏隸宋食實封五等祇隆虛號祖孫父子各擬名邦均無世及之義至於有明斯爲復古又非可同日論也

一列傳分合各有深意老子韓非同傳其明徵也漢書以蒯通伍被與江充息夫躬並列議者或以爲非作史三長所以必先學識也舊稿或有未審恐宜更定

一列傳詳畧初無定體然必其有關國故而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非若碑誌家狀有美必書也蕭相國之定律爰遺世家不錄留侯世家亦云所與上

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錄作者而知此義何至如宋史之冗蔓哉至於類傳尤當擧其重者以概生平黃霸朱邑官至丞相大司農而列之循吏苟惠愛在民固不必官終守令也如況鍾陳本深等雖列顯要亦宜收之循吏文苑則取其制作可傳者或關係一時風氣如前後七子袁宏道鍾惺之流畧爲列論流派否則不必濫收未可以錢謙益曹能始之品題據爲定論也有明隱逸寥寥其人然如陳繼儒雖名在人口而跡隱心競豈所謂絕塵不返者耶亦何煩翰墨也列女節烈固不容泯沒然史傳與郡邑志乘不同二百七十餘年之間節烈何止

千計登名志乘已足發潛德之幽光史傳則取其壽節炳著者垂示萬世行露相册三百篇中存其一二足以觀矣豈以多爲貴乎

一舊稿止立儒林傳而不立道學傳見於前人之辨者詳矣但漢代儒林皆經師也其門人弟子守一家之學淵源甚明明初惟趙汸汪克寬胡居仁輩恪守婺學師承遠有端緒至大全行而經箋廢人習舉業無有所謂專門名家者間有說經如季本郝敬之徒則又多顯悖乎宋儒而鳴其異說非伏棘馬鄭之比其篤志力行無愧醕儒者薛文清一人而已王文成之良知彈射最衆顧高講學依托門

戶者亦復不少竊謂文淸無他事業自以儒學爲重宜列儒林文成以功名顯顧高以風節稱則歸之大傳而門人附見焉稍示區別未知當否

一舊稿有姦臣傳例仿唐書亦楚人檮杌之義但所謂姦臣必其包藏禍心戕害良善毒宗社而自立門戶者方足當之焦芳所托者劉瑾而崔呈秀則魏忠賢之腹心許顯純田爾耕其爪牙也竊謂焦芳宜附劉瑾傳崔許諸宜附魏忠賢傳以著同惡相濟之實且示夫失身閹豎不得齒於鬚眉似非深文無容末減趙文華附之嚴嵩傳阮大鋮附之馬士英傳亦誅嚴首惡之義舊稿以周延儒溫體仁

合爲單傳不入此類有佚罰矣移置姦臣傳中近與胡嚴爲伍遠與杞檜同科質之公論未審以爲何如

一神光以後蜀洛紛諍是非最爲淆亂閙之先輩顧甯人有言曰兩造並存無多刪削令讀者自得其是非似亦通論但直作朝報文不合史法或者敘次之中稍存軒輊而於論贊嚴別淄澠惟期商確允當以仰副 聖訓忠厚之旨庶爲得之

一明代奏章多傷過激指斥乘輿則癸辛再見彈擊大吏則共鯀比肩迹其事實初不盡然但取沽名頗傷直道至於末造一倡百和宮闈戚畹胥中浮言草野廟堂譁然四

起正詩人蜩螗沸羹訛言孔將之謂亡國之言妖也此類若概從刪削無以見當時情事存之不特無累文體亦非所以訓後世之爲言官者竊謂宜於事之有關係者節錄數語存之有一事而數人並諫者擇其尤切當者存之或共論一事而命意各殊俱中情理者則並存之未知當否

一敘論評贊前史亦各不同元史則謂據事直書具文見意善惡自明不加論贊究之龍門諸贊多於傳外別出意義或標舉軼事或徵引旁聞五代史論發明書法推究事端反覆咏歎意義深長范蔚宗自比過秦調語無泛設雖近於誇要之史法不可缺也今應加論贊與否統俟裁定

一紀傳敘事郡邑職官宜用本名不可改從古號及襲用俗稱如以南京爲建業古號也以吏部爲銓部俗稱也卽有明一代前後廢置沿革亦時不同如未立應天府以前止可稱集慶路未改左右布政使以前止可稱行省參政臨文悉宜詳攷

一舊稿所據何書與他書相合與否宜一一查明根據今所分修擬稿所據某書參用某說亦標明來歷用浮簽粘之上方以便覆閱其他見互異應辨者另錄辨論附呈總裁先生閱定以求至當

一本紀志傳體雖不同事本一貫必通徹參詳方可免牴

猶復出之患若判然異趣謬誤必多但一人精神有限即臨文不苟安保無訛總裁先生機務殷繁止可總挈大綱別裁是否何暇覈案事實一一用心恐見應於纂修諸君內選學識深邃長於考據者四五人專求討論凡修過史稿悉經參閱然後呈覽庶免外錯

其論至詳至確可爲載筆家之指南針王尚書明史稿有橫雲山人修明史凡例二卷大半與此說相出入特其說更長耳 予于鈞源歐家曾見其抄本而明史稾首亦未載